

Fat

Culture
and
Materiality

75

新知
文库

脂 肪

文化与物质性

[美] 克里斯托弗·E. 福思

[澳] 艾莉森·利奇 编著

李黎 丁立松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脂肪：文化与物质性 / (美) 克里斯托弗·E. 福思, (澳) 艾莉森·利奇编著;
李黎, 丁立松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3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5786-0

I. ①脂… II. ①克… ②艾… ③李… ④丁… III. ①甘油三脂—研究
IV. ① Q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1655 号

特邀编辑 王艳平

责任编辑 王 竞

装帧设计 陆智昌 薛 宇

责任校对 张 睿

责任印制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 数 160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新知文库

出版说明

在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出版史上，介绍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图书曾占有很大比重。熟悉三联的读者也都会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曾以“新知文库”的名义，出版过一批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图书。今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20周年，我们再次推出“新知文库”，正是为了接续这一传统。

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了解这种知识成果的内容，思考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固然是明了社会变迁趋势的必

需，但更为重要的，乃是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和过程，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新知文库”拟选编一些介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知识及其如何被发现和传播的图书，陆续出版。希望读者能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取新知，开阔视野，启迪思维，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3月

脂 肪

它遍及城镇
它充满乡村
酸性分子结合丙三醇
用新名字在细胞里扎根
它是脚底的气垫，肚腩里的先锋
脂腺变得活跃，你却变得沉重
殿堂里，它随着身躯翩翩起舞
超市里，林立的货架是它在接受朝圣
十亿个身躯不舍昼夜为它忙碌
酒店和航班却要听人们对它抱怨个不停
它圈养的孩子们进了屠宰场
它不忍目睹又担心过剩
于是它插缺补空，为你提神补充
两餐之间也不示弱，锱铢必争
它爱装点沿岸，地方再小也不愿放松
政客、公司，谁都可以搭它一程

再大的床垫都灰飞烟灭，小床更是分分钟
剧院、餐馆和汽车的座椅
再小的地方也得分它一杯羹
超大号的男男女女与它相偃
看着它跟更大的后辈一起，竟然笑出了声
它的化身步入聚光灯下
转啊转啊好像齐柏林飞艇
教室、写字楼，它都是焦点，好像是为舞台而生
楼梯和山丘让它踌躇
豢养着奇怪宠物，它们模仿着它的胃口和体形
再大的汽车也会不堪重负
艺术家却视它为明星
鲁本斯画它不够，博伊斯将它拥入怀中
它用纽扣和皮带掀起战争，又在玩具店里吸引观众
小小的观众被它逗笑，自我复制如此高明

——选自 Michael Sharkey, *The Sweeping Plain* (2007)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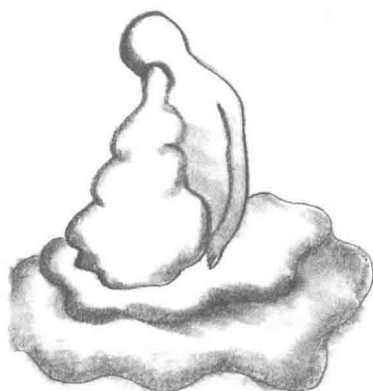
1	引言 脂肪的物质化
21	第一章 巴勒斯坦的橄榄油
43	第二章 得耶失耶：肥猪肉的真滋味
69	第三章 在文化与物质性之间：关于脂肪的刻板印象
95	第四章 约瑟夫·博伊斯：脂肪的巫师
125	第五章 厌食症患者的真实体验：脂肪的物质性和隐喻
151	第六章 有脂肪才有未来：生物勘探、脂肪干细胞与自生乳房物质
171	第七章 被困住的身体：探索肥胖身躯与衣着的边界
197	第八章 脂肪剥削：厌恶和减肥秀
225	注 释
234	参考文献

引言 脂肪的物质化

油腻和甜美仍然是我们留恋的美味；它们有让我们过度进食的能力；它们能够削弱和剥夺人的意志。

——威廉·米勒

当今世界，“肥胖症流行”的警告是司空见惯的新闻头条，人们已经无法摆脱将肥胖定性为一种难题的惯性思维，甚至认定这已经是一种危机了（Saguy 2013）。尽管用来测量体重、身高与热量的医学术语都体现出，要想健康而且自律，当务之急就是必须瘦身，简单明了却也刻不容缓，我们对于脂肪的看法通常都伴有强烈的情感因素在其中，而这种情感通常都是不公正也不客观的。“面对发生在美国的凶恶到令人费解的脂肪战争，如果我们只能用六个字来给出解释，”保罗·坎波斯（Paul Campos）在《肥胖的神话》中说道，“那就是：美国憎恶肥胖。从最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层面来看，事实如此，就是这么回事。”他认为，在这个基本已经容不下对



传统意义上的少数群体抱持偏见的世界，我们现下对脂肪的非难却四处开花。“半个世纪前，美国到处都是让社会精英几乎公然表示厌恶的人群：在当时主要是黑人，其他少数族裔也不例外，再就是穷人、妇女、犹太人、同性恋等等。”（Campos 2004: 67）

坎波斯笔下的美国社会放在其他文化语境当中也很切合，而且，脂肪所能引起的情感反应绝不仅仅是厌恶。你会在本书中看到，无论何时何地，脂肪都能够在各种文化场域的不同社会当中，带来或积极或消极的广泛反响。以批判视角看待肥胖身体在当代的种种遭遇的那些学者们，通常所观察到的反应都是厌恶^[1]，对这种情绪加以探查就会发现某些问题，比如，能够引起此种反应的脂肪究竟是什么。和大多数分析脂肪污名化的人一样，坎波斯（2004: xxiv）认为，厌恶的感觉是由“看到那些比荒唐的社会理想化体重标准超出许多或哪怕一点点的人们”而引起的。而在我们高度融合的文化中，此种视觉特权也

是完全说得通的。同样的，人们对身体的偏见，尤其是那些依赖于强烈的内脏感觉*才能感受到的成见，是无法脱离视觉线索而存在的。不仅如此，这些偏见会引起并调动一系列的感觉反应，使其感受的对象显得令人讨厌和污秽。事实上，视觉并非是人们感受到厌恶的首要知觉。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对近年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加以总结后认为，就“关键在于跨过全世界与自我之间的界线”而言，触感在生成厌恶感的过程中具有核心作用。因为这种“厌恶感会与哲学里传统意义上的其他三种‘可触知的’感觉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触觉、嗅觉和味觉，而非介导感觉或远距感觉，即是说视觉或听觉则不在此列”（Nussbaum 2004: 92）。那么，厌恶是贯穿在各种感觉之中的，即便核心只有一种感觉时，它们仍然能够联觉转换（Durham 2011）。这就是视觉信息能够唤起触感和其他感觉，从而让人在想到将与某种特定形式的事物发生接触时心生警觉并感到厌恶的原因。换句话说，就像马盖特（Margat 2011: 18）曾指出的，如果某种“视觉感受”会引起厌恶感，莫若将其视作“对[触感]感知的预期而带来的恐惧”。所以，当李·F·莫纳亨（Lee F. Monaghan 2008: 68）注意到，如今脂肪“照旧被疑为是雌性或雌性化的污秽”时，他所说的这种情形至少既是现实的体现，也说明了人们对污秽的恐惧。

对厌恶的研究显示，成见的形成是一种复杂的多重感官现象，能够引起依赖于触觉、嗅觉、听觉以及视觉之印象的联觉反应。我们能够在对黑人、犹太人、妇女、同性恋和穷人的非理性恐惧中发现此种联觉反应，包括与这些群体的人发生嗅觉和触觉（也包括景象和声音）接触时的强烈反应（Alcoff 2006; Corbin 1986; Gilman 1991;

* 内脏感觉（visceral sensations）指的是内脏的活动经由内脏壁上的感受器传入中枢神经，所产生的诸如饥渴、饱胀、恶心、窒息等感觉。内脏上的感觉神经比较少，而引发的意识也比较模糊、不易定位，只有受到较强刺激时才会成为明显的感觉。——译注

Smith 2006)。在厌食症中我们也能发现此种反应，长久以来，人们都将厌食者对食物的憎恶，解释成是对女性美丽和苗条的主导性标准的夸大反应。梅根·瓦林（Megan Warin 2010）的人种志研究有力地揭示出，对患有厌食症的女性来说，她们着力回避各种脂肪（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是因为脂肪显得不干净且让她们觉得恶心，相比之下她们较少关注瘦弱本身。如此看来，很多人认为这是脂肪恐惧到达极致的表现，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厌食者所惧怕的对象似乎比人们对难以接受的外形的关注更鲜见一些。如果是“接触”感极大地促使厌恶感产生，那么我们就要探究一下，当人们因脂肪而产生烦恼时，究竟是烦恼将接触到什么。因此，我们应该对脂肪与厌恶加以探讨，这将有助于阐明一种物质被赋予的种种属性，而不仅仅是身体显示出的可视表现。

那么，在文化与物质语汇中，脂肪到底是什么呢？《脂肪：文化与物质性》这本书正是希望能够给诸位一个跨学科的回答。这本书中指出，脂肪的含义要远超出其用来形容身体肥胖时会提到的表面意思，它还是一个意指具有丰富属性与可能性的物质之名词。人们能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感知和应用脂肪，脂肪不仅本身油滑多变，它在概念上也圆滑丰富。通过聚焦于这种有趣物质的复杂且通常含糊不清的物质与经验维度，《脂肪：文化与物质性》一书提出，肥胖作为一种身份以及存在之道，其生存经验隐含在我们与脂肪和油脂广泛的文化接触中。

脂肪、身体和物质

如果我们认定如今视觉已经压倒其他感官，那么脂肪的物质性在许多关于“肥胖症”的批判性讨论中趋于边缘化也就毫不意外了。

在脂肪研究领域尤其如此。该领域的研究者通常更关注的是，文化是如何决定了脂肪的表象与体验的，以及其本身的性质又是如何变化多端的（或可参看 Braziel and LeBesco 2001 中的文章）。克里斯塔·斯科特-迪克逊（Krista Scott-Dixon 2008：24）曾解释说，对脂肪持有此种社会建构论观点的学者通常会表现出一种“与身体物质直接接触的怀疑”，因为在他们看来，要是说“生理学的物质结构几乎可以看成是生物本质主义的[一个]证据”，而在关于某些特定躯体是如何被感知和被体验的论述中，这一点却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许多脂肪研究学者并不十分在意躯体本身，而是更加关注脂肪物质在“偶发系统与结构”中的定位，以此作为批判性地接触那些将肥胖归为病态的生物医学论述的方法。在他们眼中，脂肪并不算是一种具有固有属性和趋向的物质实体，更多的是“一种与社会准则相关的液态主体”。这就出现了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中，脂肪这个词自我归结成了一种“自尊与身份”（Cooper 2010：1021）。因此，有许多学者，尤其是那些早期就投身于这一领域的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脂肪实体如何在其面对美学准则与社会期待的双重挑战面前显得加倍“讨厌”（LeBesco 2004）这一问题上。娜塔莉·安妮·考利（Natalie Anne Cowley 2006：105）对世俗的观点进行了归纳：“一般来说，并非是脂肪这种物质给个体的幸福带来不利，脂肪在其中仅仅是一个象征符号。”这类观点认为，脂肪的物质性仅因近代的外形决定论而相形见绌。^[2]

尽管参考占主导地位的审美标准来探讨脂肪成见这一问题自有其价值，但在早期对脂肪的研究中，也有人充分认识到了其拘于表象的局限性。蕾切尔·科尔斯（Rachel Colls 2002：219）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警告人们“文本过载”的危险，即过于强调外在表现加重了“重视（丰满的）实体的需求”。对其他人来说，不愿去了解脂肪性质的

态度反映了一种对人身体结构中所扮演的物质性角色所抱持的严重漠视的态度，从而使去形体化主体性的观点得到强化，而这些观点在现代西方社会则拥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各种不同的语境中都能看到这种去物质化的趋势存在。克里斯汀·杜力夫-布鲁克特（Christine Durif-Bruckert 2008）在法国有一项关于人们如何感受到“肉体上幸福”的研究，参与者曾将理想的身体描述为轻盈、洁净且沉静地“活着”，人甚至会忘了自己还有一副躯体存在。类似将自我与肥胖的身躯相分离的幻想也出现在了凯伦·索尔斯比（Karen Throsby 2008: 119）的研究中，她的研究发现，那些进行减重手术的人倾向于认为，“转变形态之前的身躯与真正的自我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是将“真正的自我困在了错误的躯干中”。从这个角度出发，脂肪似乎代表了一种对物质性的尤为紧迫的暗示，而在人的想象中，这种物质性已经与人们所谓非实体的自我互不相容了（Leder 1990）。将脂肪的物质性——或者说实际上是身体的物质性——消解到了对人格来说无关紧要的程度，这种倾向不仅在肥胖症引起的厌恶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在自身肥胖的活动家们中间也有所浮现——这些活动家在他们各自活跃的领域促使人们对体型更宽容，但结果却是将肥胖的身体与“内在”的人格对立了起来（Murray 2008）。利亚·肯特主张说，在西方文化中“自我永远都不会肥胖。坦白说，根本就没有所谓肥胖的个人”。这种去形体化的自负态度得出的结论就是，肥胖的身体就是用来“忍受具现化的全部恐惧的”（Kent 2001: 135）。

尽管这种身心二元论的趋向在西方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仍有部分脂肪研究学者开始对脂肪的物质性加以重视。科尔斯（2007: 355）在一篇极富创见的论文中提出，对脂肪的“内部活性能力”这一性质加以探究，将会推动人们的关注点由“脂肪代表什么”，转向“脂肪能够实现何种意义”。科尔斯（2007: 358）还综合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1993) 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1982) 的深刻见解, 以及其他许多理论学者的观点总结道, 脂肪可以被视为“一种身体的物质, 不仅要接受来自外界力量的冲击, 其本身也具有活动力, 而且非常活跃”, 这种活跃也被人以或积极或消极的眼光来区别看待。因而, 就算脂肪在更大的文化范围内被说成是离经叛道或卑鄙可憎, 这种物质本身的属性与能力必然能给人带来对脂肪的其他主观体验。也就是说, 当看到脂肪在肥圆的身躯上起伏、“堆积”, 看到脂肪垂悬、翻涌甚至“舞动”的时候, 人们也可能感到愉悦舒服, 而不会觉得羞愧可耻。也正因如此, 就像科尔斯说的, 如果“肥胖的身体超出了使其产生的迭代准则”, 那是因为物质本身总是“在其物质化的进程中与自身相关联” (363, 364)。与其成为一种必然会被个体不断从其自我的定义中驱离的被排斥物——克里斯蒂娃 (1982) 就曾提出过“抛弃”的概念——脂肪的属性为给罗宾·朗斯特 (Robyn Longhurst 2005) 提出的我们称之为“臃肿”的概念给予更多正面回应创造了可能性。

科尔斯大胆介入了这个严重以话语为中心的脂肪研究领域, 给我们研究必然与具现化体验紧密相连的脂肪物质性带来了很多有益的思考。然而,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来看她的分析的话, 可能还会想到脂肪物质性的其他一些方面。比方说, 科尔斯 (2007: 358) 恰当地指出, 脂肪是“难以区分的”, 因为它“作为一种物质存在于皮肤之下, 既是皮肤本身, 又是皮肤的构成物”。在科尔斯看来, 皮肤就跟结实的袋子差不多, 能够阻止脂肪跟其他问题液体一样漏出来, 而她又说, 与那些通常被弃掉的物质相比, 脂肪虽与它们类似, 但又不尽相同: “脂肪不会渗出身体, 也不会像血液和粪便那样在体内穿行流动。因此, 它是以更不具渗透性且更加持久的形式存在的。” (358)

科尔斯对脂肪与血液、粪便的对比显然是很有道理的, 这些物质

当然不能归到让人厌恶的要被抛弃的身体物质那一类里去，而脂肪可能呈现的其他形态也不例外。总而言之，脂肪总是根据某种人们认为可能与其具有某些共同特性的同源物质而获得定义。就拿汗水来说，很久以来，人们都认为汗水与脂肪很接近，从古代开始，人们就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运动就是一个燃烧或化掉脂肪并使之从毛孔排出的过程，而这一观点至今仍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经久不衰（Onians 1951）。虽然汗水并不能像血液和粪便那样引人关注，但它与污秽和淫邪之间起伏不定的联系却表明，人们并未将其看作中性的或毫无问题的液体。事实上，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尚未分泌出的汗液和其他的身体废弃物一直都被认为是造成肥胖的原因，而这也恰是西方文化将肥胖身躯与粪便密切关联在一起的一个原因（Forth 2012）。

不仅如此，在现代文化中，典型的胖子总是会被描述成大汗淋漓的样子——抑制不住地出汗（一般人都认为他/她随便动动都会筋疲力尽），但又极其不合时宜（若是在健身房或运动场上就说得过去了）。脂肪确实会让人认为它是一种“不协调的存在”（Douglas 1966）——因为那超出了我们的文化认为在审美上可以接受的身材与形态的标准——但是同样的，通过液态形式的汗水，脂肪看起来也温和了许多。汗水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便被看成“不协调的脂肪”，从而诱使人生发出羞耻与厌恶（Fusco 2004；Ravenau 2011；Shove 2003）以及其他的感觉来。反过来，与脑满肠肥、汗流不止的样子相比，如果身体外面均匀地覆着一层汗水，人们则会欢欣鼓舞地认为是与身体里的脂肪打了场漂亮仗。因此也就有了“汗水是脂肪的泪水”这种健身口号，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你都能在海报或是T恤上看到这样的话，提醒人们脂肪与汗水在今天近乎对等的地位，以及前者几乎可说是被贬低的状况。通过努力就能神奇地将“坏的”脂肪组织明显转变为“好的”汗水，揭示了对脂肪物质

化的另一种看法。

但是，与科尔斯的观点相反，我们并不总是认为脂肪只是乖乖地蕴含于表皮之下。对于将脂肪与臃肿肥胖等而视之的人来说，这一点也许根本就不值一提，但若能注意到这一点的话，我们也许就能了解脂肪以何种方式拥有了文化身份，而这一身份并不会因其从人的躯体中减少而变得微不足道。事实上，人们不仅发现脂肪能从身体内部渗出到外界，还相信脂肪能够从外部环境转移到内部环境中。探究脂肪与污垢之间的文化联想，我们就会发现，膳食脂肪就是一个最直观的例子，证明了臃肿被视作来自身体外部的脂肪这一观点。营养论培养出了这样一种普遍观念，即高脂肪食物等同于肥胖臃肿，从而使得“脂肪带来肥胖”这一观点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常识，即使许多医生与营养学家一再强调碳水化合物才是潜在的致肥因素，也已无济于事。^[3]然而，人们将高脂肪食物与油腻食物混为一谈，已经到了值得警惕的地步，远远超出了从医学角度对健康与健美的关注。在杜力夫（Durif 1992）的法国受访者当中，动物脂肪尤其给人以“笨重”“碍事”和“腐坏”的印象，而不含动物脂肪的那些食物则获得了诸如“清淡”（light）、“有益”（useful）和“*dégraissé*”（均衡、脱脂或去油之意）的评价，后面这些词在法语中通常都用来形容几近无形的轻盈的身体举止。类似的想法在狄波拉·勒普顿对澳大利亚人营养观念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受访者们一般都会将“干净”“清淡”与“健康”的食物与那些他们认为“浓厚”“滞重”的食物区分开来，油腻黏稠的食物总被视为黏滑的、叫人讨厌的。有位受访者一想到某种面包里藏着一堆“黏黏的、油油的东西”，就流露出对于污物的明显恐惧，还有一位受访者称鸡肉沙拉是“一种非常清爽的食物，非常新鲜，非常丰富，一点都不油”。在这一关于食物的联想中，油腻和脂肪从结构上就与“清洁”和“健康”相对，被与“模糊”“黏滑”“肮脏”甚至“不健康”